

我的家庭背景

我小的時候不注意我的家庭背景，大人也幾乎沒有給我講。後來我進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基本上就離開家庭，因此知道家庭的背景非常少。現在我點點滴滴談一些我小的時候從旁聽到的我家裏面的背景。

我的曾祖父¹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的曾祖父的號。因為從前的人名是不大講的，小輩不能隨便講長輩的名字，可是過年呢要把長輩的「神像」（大幅掛像）掛出來，要磕頭，這個時候呢長輩就講這是什麼公、什麼公。我記得我的曾祖父叫「潤之公」，他的大名我不知道。我聽說，我的曾祖父潤之公在清朝也做過官，可是呢他很早就不做官了。他就在本鄉常州做生意，做什麼生意呢？做兩種大生意：一種就是開布廠，紡線織布，同時也開布店，就是這個布的生意從紡到織到賣，他都做，而且不止開一個廠。第二件生意呢是開當舖，就是當舖。我記得有一個當舖是開在常州鄉下，叫「埠頭」，²因為有的時候我聽說叫「埠頭當

1 周有光曾祖父周贊襄。據常州地方史料記載：「周贊襄，字潤之。附貢生，應敘中書科中書，候選員外郎，以助餉如格，賞給舉人，加捐戶部郎中，改知府，咸豐十年假歸。」

2 江南農村對水鄉集鎮的稱呼，即碼頭的意思。作者所指現屬常州市武進區滄里鎮。

舖」這個名詞。其他的工廠、當舖在哪裏，我都不知道。由於我的曾祖父做大生意，他很有錢。後來遇到太平天國來了——那時不叫太平天國，叫長毛——長毛來了，我的曾祖父覺得形勢非常緊張，就安排家庭成員趕快逃走。我不知道我的曾祖母這個時候在不在，我只知道我的曾祖父有一個姨太太——人家提起她的時候都叫她老姨太太——這個老姨太太就逃了。還有我的曾祖父有好幾個女兒，有的出嫁，有的沒有出嫁，也都逃了。大家帶了能夠帶的所謂「細軟」，就是動產，包括首飾、珍珠寶貝這些值錢的輕便的東西都帶了逃走了。逃到哪裏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的曾祖父呢他留下來守常州城，他不是軍人，可是他很有錢。常州城裏面軍人很少，聽說就是臨時組織起來守城。守城需要軍費，軍費主要是我曾祖父來負擔，他就把他所有的能夠留在常州的錢都拿出來做軍費。可是這個城沒有守住，城還是破了。城破以後，我的曾祖父就投水死了。他是投水在常州城裏面的一條大河裏面，還是投在另外一個小小的湖裏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是投水而死。這是我的曾祖父的情況，我只知道這麼一點。

講到這裏，想插一個有趣味的話題。就是我的老伴我的妻子張允和，³她的曾祖父也是反對太平天國，反對長毛的。她的曾祖父

3 張允和（1909–2002），周有光夫人。安徽合肥人，祖籍江西（先祖早年遷至安徽），長於蘇州。「合肥四姐妹」中排行第二。1933年與周有光結婚，育一子小平，一女小禾（早夭）。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歷史系，曾為高中歷史老師、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教材編輯，1952年離職。1956至1964年任北京崑曲研習社聯絡小組組長，工作屬義務性質，自稱「家庭婦女」。晚年著有《最後的閩秀》、《崑曲日記》等，辦家庭刊物《水》。

叫張樹聲，⁴是淮軍的重要人物，他的名字在《辭海》裏有的，是跟了李鴻章⁵打仗的。他們張家打長毛打勝了，這樣子就起家了，家裏做大官、發大財。她的曾祖父做過很多地方的官，做過兩江總督、兩廣總督、直隸總督。後來第二次做兩廣總督的時候遇到法國人打越南，那時越南是中國的所謂藩屬國，也等於是中國的殖民地——越南在歷史上差不多有一千年是中國的一個部分。那時中國就跟法國人在越南打仗，可是打敗了。打敗仗，軍官當然要受處分，可是軍官都是在兩廣總督的節制之下的，因此張允和的曾祖父也受處分，後來死在廣東。大致情況就是這樣。這個事情很有趣，因為我們周家是由於反對太平天國而敗落下來的；他們張家卻是由於反對太平天國而興旺起來。都是反對太平天國的「反動派」！（笑）

我不知道我的祖父大名叫什麼。我沒有見到過我的曾祖父，也沒有見到過我的祖父，我只見到過我的祖母，我出生的時候我的祖父已經去世了。我只記得過年時把祖宗神像拿出來，掛起來，磕頭時說這是「逢吉公」。我祖父的號叫逢吉，意思是遇到好事情。我的祖父不是我的曾祖父親生的，是我的曾祖父的侄兒。我的曾祖父死了之後，我的祖父就承繼過來做曾祖父的兒子。因此，太平天國退出常州以後，我們家就回到常州。那個時候什麼

4 張樹聲（1824-1884），字振軒，安徽合肥人，淮軍集團主要人物，曾任兩廣總督、署理直隸總督。張允和曾祖父。

5 李鴻章（1823-1901），晚清重臣。

「動產」都沒有了，可是剩了「不動產」。剩了常州城內城外當舖的房子和地基，我們叫它「當基」；還有工廠的房子和地基，有的打仗燒掉了，有的沒有完全燒掉；還有城裏面有幾處房子，房子都不小。我的祖父呢他非常保守，他由於經過太平天國的打仗，就什麼事情都不想積極去做，不想做官，也不想有功名，就是守住原來剩下來的一點財產，安定生活就行了。回到常州時沒有錢了，還有許多破房子，我的祖父就賣掉一處房子過好幾年，再賣掉一處房子又過好幾年。就這樣呀一直到祖父死了，我的祖母跟父親還是有的時候完全靠賣房子生活，有的時候一部分靠賣房子生活，都是依靠祖上傳下來的一點不動產生活的。

我再講我的祖母，我的祖母跟我很有關係。我小時候我的祖母很喜歡我，我是她唯一的孫子。我記得人家常講我3歲的時候學唐詩，學唐詩是誰教我的呢？我的祖母教的。我的祖母是當時的女子當中很有學問的人，她下筆成文，能在打官司時寫狀子，她的文化水平在當時女子中間是佼佼者。我的祖母姓左，她是名門閨秀，關於她的情況，我以後還要再談。

以上是我的家庭背景的第一部分，關於我的曾祖父、我的祖父和祖母。

祖母與常州舊家

現在我講一點我小的時候祖母教我念唐詩的情況。我記得祖母教我的第一首唐詩就是「床前明月光……」，這首詩恐怕是所有的小孩開始讀唐詩的第一首。我對祖母教我這首詩的印象特別深刻。什麼原因呢？我的祖母住的房間我們叫它是「水閣」。水閣有三間，三間都有很大的玻璃窗，玻璃窗對着河，一條當時相當寬廣的河，這條大河是經過城中心的。特別是晚上從玻璃窗看出去，有月亮的時候情況非常好。而且河的這一面，就是靠我們的這一面，房子是靠了河的，中間只有很窄的一條路，有碼頭。對面的情況不一樣，對面河邊是一條路，相當寬的一條路，路的那邊才是房子。所以我們這邊在有月亮的晚上從窗子看出去月光特別好，應該是「窗前明月光」，那「明月光」的確映進房子，映在床上，給我特別深刻的印象。就在這間房間裏，我的祖母教了我許多唐詩，而且常常是在有月亮的晚上教我的。

我要談一下我們家住的房子。我家住在常州的青果巷，青果巷在當時是常州比較好的居住區。它在城中心，青果巷裏面很少店舖，都是住家，所以比較安靜。我記得青果巷大概是從東到西的一條路，路走完了就到一條路叫大街。大街是從北到南的一條路，到了大街就到了城市的商業中心了。青果巷裏面有許多在

當時算是比較好的房子。我們這所房子在青果巷的許多大房子裏面不算最大的，但是我們的房子非常有名氣，為什麼有名氣呢？因為幾個原因：第一，我們這所房子是在明朝造的，不是清朝造的。我們家常常以能夠住到明朝造的房子為光榮。因為我前面講過，我們的曾祖父留下不少房子，可都是清朝造的，只有這一所是在明朝造的，這是一個特點。還有呢，從前每一所房子都有一個匾，這個匾上是講什麼堂什麼堂，我們這個堂叫作「禮和堂」。⁶我小時候聽說「禮和堂」這個匾是比曾祖父還要早的時代傳下來的。能夠得到這塊匾，住在這個明朝的房子裏面，是我們本家當中最幸運的。當然，明朝造的房子不如清朝，因為明朝的房子比較矮；還有一個缺點，明朝房子的窗子玻璃都很小，當中是一塊小玻璃，四面是許多我們當時稱為「明殼」的東西，就是貝殼做的。把貝殼裏面和外面不透明的東西拿掉，變成當中一層透明的，有點像玻璃，可是透光沒有玻璃那麼好，一小格一小格都是用這種明殼做出來的，現在沒有這個東西了。當時玻璃工業不發達，窗子當中是一塊玻璃，四周呢都是這種明殼，整個窗子倒不小。我記得我們的房子叫「正廳」，⁷有五開間，大門不是太大。明朝的房子大門不很大，有點像今天在北京能夠看到的兩扇的石庫門那麼大，石庫門就是石頭門框當中兩扇門。兩扇門內就是第一進五間房子，都是門房，當中有一間房子是穿堂。走過這間房間又

6 指明代唐順之家建的唐氏八堂中的禮和堂，現存五堂，除八桂堂改修外，其他都由當地居民雜居。青果巷除唐八宅外還有唐朝宗室李氏留餘堂等。

7 是常州方言，讀作「帶」，是當地對房子式樣的描述。

是門，這個門就比較大了，有四扇門。過了這四扇門就是天井，過了天井就是大廳了。過了大廳後面又是天井，天井後面是「女廳」。後面一路房子都是女眷住的，就是臥房。再後面又是一個天井，比較小一點，最後面是廚房和其他許多房子，是靠河邊。大門是坐南向北，後門是向着河流，朝南的。「正廳」房子的缺點是前向北，後向南。在「正廳」房子的東面連起來的有一路房子，這一路房子是清朝造的，可是大門是同一個，從大門進去到了大廳要走旁邊另外一個門，再通過一個小夾道，又是一個門，才到這一路房子。這一路清朝造的房子沒有明朝老房子那麼寬，只有三間寬，可是造得比明朝的房子好。我們家就住在清朝的這一路房子裏，把正廳的大房子租給人家住。大廳是公用的，五間門房也是公用的。清朝房子的最後三間是我的祖母住的，有大玻璃窗，向南、向着河流的。這幢清朝房子是「旁廳」，結構和正廳不一樣，每間房的主要窗子都是向南的。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局面。我記得有時我們的房客搬走了，新來看房子的人都希望住旁廳，就是我們自己住的房子，並不喜歡那個明朝的房子。我的祖母教我唐詩就在那個有向南大玻璃窗的清朝的房子裏面，由此我就聯想到我們住的房子的整個結構。

現在我想起要補充一些東西。我的祖母女兒多，兒子少。一共生六個孩子，第五個是兒子，就是我的父親，所以我有大姑媽、二姑媽、三姑媽、四姑媽和六姑媽。我簡單講講我幾個姑媽的情況。之所以講這些，是希望我的兒子和後代可以知道我們家庭背景的情況。

我講過祖母姓左，她家裏的教育水平很高。我祖母的第一個女兒，就是我的大姑媽又嫁回祖母的娘家左家了。我的大姑媽有幾個兒子，第二個兒子叫左起慶。⁸據說他是第一批到日本千葉專門醫學校去讀醫的，那個時候到日本去的人很少，讀醫的人更少。他畢業的時候得到了第一名。他在日本跟孫中山⁹認識了，參加了同盟會搞革命。孫中山回到南京，民國元年做臨時大總統的時候，他是孫中山的「兵醫總辦」。兵醫總辦實際上就等於今天的衛生部部長這樣一個地位，所以他在孫中山時代是相當有地位的。南京孫中山的臨時政府結束以後，他就到常州開了一個醫院。他在常州開的新式醫院，是常州有史以來最早的一個西醫醫院。

我的第二個姑媽，她嫁的人家好像姓高。她有兩個兒子，丈夫死得早，她家裏很有錢。因為丈夫死得早，她對兒子太溺愛了，兒子就不爭氣，把家當都花光了。

三姑媽呢，我的三姑父很早就死了，所以她很苦，也沒有孩子。後來三姑父的弟弟、弟媳夫婦兩個也都死了，剩下三個孩子，一個男孩兩個女孩，非常貧困。三姑媽就把這三個孩子領養過來，沒有丈夫，他們過着非常貧困的生活，最困難的生活。她沒有錢在外面租房子住，自己也沒有房子。我們門房一帶五間房子沒有什麼人住的，只是放點東西。於是收拾兩間，還有正廳旁

8 左起慶（？-？），早期留日學生，就讀於日本千葉專門醫學校。

9 孫中山（1866-1925），革命家，國民黨總理。

邊的一間房子，當中還有一個很小的天井，天井中還有點假山，包括大廳旁邊的一間大書房，那個大書房就是平日小孩跟着私塾老師讀書的地方，讓他們住在當時我們家裏這些多餘的房子裏。我估計大概不要他們的房金或者是付很少的一點房租。他們是勤勤懇懇，過着最苦的生活。後來她的三個孩子都很好，讀書很好，做事也很好。你看，窮生活對孩子好，我二姑媽的孩子太富了就不好。

還有四姑媽。我的四姑媽嫁在江陰。我的印象很深刻。我們有時候僱一個船，從後門下船，可以一直到四姑媽家的大門。四姑媽家的大門在河邊，河邊有一個很大的廣場，可以在廣場上處理農產品。從我們的後門到他們的大門，生活情景一下子就變了很多。我們是城裏的生活，而他們是農村的生活了，他們是一個小地主的生活。我記得小時候到他們家去，鄉下的情況我們城裏看不見，覺得非常有趣味。他們家有個小姐姐，比我大一歲左右吧。她帶我到田裏去，最有趣味的是拔茅針——就是一種草，草中有一點白絨絨的小花，那個東西吃在嘴裏有甜味，叫茅針。有點像蘆葦那種樣子，可是比蘆葦小很多。拔出來在嘴裏一吃有甜味，叫拔茅針、吃茅針。還有其他許多在田裏面的玩意兒……所以我非常喜歡到我的四姑媽家裏去。還有一個特點，他們在江陰，江陰人會吃河豚，河豚普通人不會燒，是有毒的，吃了要吃死的。他們知道怎麼燒，要把肚子裏面的東西拿乾淨，把血放乾淨，血是有毒的，河豚的籽也不能吃，也是有毒的。四姑媽家裏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

六姑媽家我沒有去過，她家在杭州。我只聽說六姑媽家一個特點是喜歡搞「扶乩」。扶乩是一種迷信，兩個人拿了一根棍子，下面吊一支筆，筆是硬的，在沙盤裏畫出字來，還可以作詩，一下子嘛濟顛¹⁰僧來了，一下子嘛什麼菩薩來了……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10 濟顛，即民間所稱的「濟公」。